



抗疫宅家的小温馨

□王梁(宁波市镇海中学教科所)



漫画 王琛

抗疫宅家那些天,除了上网课、做作业、读点课外书,儿子似乎没有其他事情可干了。

住的房子不大,容不得他腾挪辗转、撒欢奔跳,事实上他也懒得动,可以粘在椅子上半天不起身。当然,他喜欢玩纸飞机,折了一架又一架,在客厅与餐厅相连的空间里飞过来、飞过去。

体育老师给班级群推送了室内锻炼的演示视频,他不感兴趣,置之不理,倒是我教他的开合跳、胯下击掌等几个简易动作,总算还能比划几下,但也不肯持久。一天就这么点运动量,又管不住嘴巴东找西寻搜刮零食吃,脂肪在他业已超重的身体上肉眼可见地增长。

起初,疫情形势比较严峻,家家户户都足不出户,小区里安安静静。慢慢地有了些松动,绿地、小广场等公共区域人逐渐多了起来,常常听到孩子们的喧哗,在奔跑、在飞车、在打球。我们趴在十四楼的窗台上,眼馋、心动。

与极度害怕病毒的妻子死缠烂磨,搬出“给孩子接地气、动身子、防近视”等无可辩驳且十分重要的理由,终于获得每日下去一次的机会,前提是口罩、酒

精消毒、不靠近别人等防护措施一样不少。

那几天其实天气很好,风和日丽的,除了温度稍低。楼宇之间的空地、道路上,三三两两的人,散步、运动、玩耍,小孩居多,大人也不少,因为都不用上班,也是难得的亲子时光。

儿子在草坪上飞飞机,我偶尔帮他捡飞机,偌大一个小区,居然找不到与他同样爱好的人,显得有些孤单。其他孩子以滑滑轮、捉迷藏、跑步、打球为主,很多都由大人陪着,特别是羽毛球,似乎是最受欢迎的亲子运动,随便找个地方,球在挥拍之间你来我往,挺出汗的。

有一群小孩,大概是几户家庭组合起来的,在圆形广场上,一会儿运篮球、一会儿跑步、一会儿跳绳、一会儿开合跳,玩得井然有序,热火朝天,应该是懂健身的家长组织的。

我看儿子歇了下来,眼睛盯着从另一幢楼下来的一家人的健身课。妈妈做示范,一个与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,还有一个小不点妹妹并排跟着做,先做热身运动,然后是多个姿势的拉伸,之后是跑圈、跳绳,看得出来,这个妈妈是经常健身的,身

材管理得很不错,动作自然流畅,带着股潇洒劲。两个孩子,在她的熏陶和引领下,运动能力也如长在身上一股,灵活协调。

看男孩的服装样式,可能还是儿子同学,一问之下,果不其然,是他隔壁班的。儿子有些落寞,因为相形之下,自己的肥胖和笨拙显露无遗。我感受到他的难过,拍拍他的肩膀,这不完全是他的问题,父母的基因如此,而且妈妈也不太喜欢运动,爸爸又没有太多时间陪他。

儿子突然提议要跑步,好像憋着一口气。我说爸爸的膝盖吃不消,跑不了,还是快走吧,他不吭声,走在前面,两条腿快速移动,屁股一扭一翘的,像装了弹簧或者说马达,把我远远甩下,他的肌肉其实很结实,力量也可以。绕着小区快走了三圈,头发都被汗水润湿了。

第二天,儿子提出要打羽毛球,立马带上装备下楼,好不容易找了个空旷僻静处,正儿八经地开打。

儿子的球艺是真差,十次发球有九次拍子赶不上球,相持阶段基本也就能打上一两拍,稍微有点变化就断球歇菜。跟这样的对手打,累死人并且无趣至极。

好歹我是他爸,表现出了超强耐力,尽量给他喂最好的球,让他能比较舒服、顺利地回击过来,每多打一拍都是重大进步,给他增一点开心和信心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儿子每次下去都要我陪他打球,连纸飞机都置之一边了。受限于手脚协调性差,进步实在有限。看他的劲头,确是很想学会打球的,因为他明显也看到了,比他小、比他矮的小朋友都能一拍一拍打得有板有眼;他可能也梦想着,如果他会打球了,就能跟同学们玩在一起,不用眼巴巴看着别人你来我往,就会多交不少朋友。

我懂他的所思所愿,也愿意陪着他慢慢练,按他目前的球技,也就我心甘情愿与他打打了。我们甚至立了个小目标,要在疫情结束之前,他能基本掌握,他很向往,很有信心。

可惜的是,解封的日子比我们预期的早了很多,翌日,他上学、我上班,又恢复只能晚上九点半见面的日常,刚刚起来的那一点可怜的手感和技术很快就会流逝殆尽。

不过还是要想办法教会他打羽毛球,让他动起来,让他爱上运动。

米花儿

□顾常平(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)

近几年来我总爱做梦,梦到的多是老家、老屋,还有孩时的事儿,母亲和父亲都很年轻的样子。昨天,我竟梦到了米花。

过去,家里吃的米都是用自家的稻谷从米厂轧来的。当父亲咬紧牙,把一担刚从米厂轧来的米挑到二楼地板房放下,撩起衣角擦汗时,母亲总喜欢轻拍几下米箩,拍平后就会伸出右手的食指,不徐也不疾,在米上画一朵美丽的“花儿”。然后望着父亲笑一笑,一脸的平和、温柔,仿佛生活的美好,尽藏在这朵美丽的米花下。父亲擦好了汗,也是一脸的满足。然后,俩人一起把那担米倒进米缸里。灰黑色的米缸,倒进一担米刚能满到脖子。盖上之前,母亲一定会再伸出右手的食指,在米缸口画一朵美丽的“花儿”。

我问母亲画的是啥,为啥要画花。母亲笑着回答了我后一个问题:“可以防老鼠偷吃啊。”

精贵的米怎能让老鼠偷呢?那么神奇的花儿,我要学,母亲就教我。画了几次,虽歪歪扭扭的,但我终于会了。从此,米上画花儿成了我的专利。我等不及父亲放稳担子,已飞快地画好了我

的米花儿。我还用粉笔头、碎瓦甚至碎砖的一角,把那花儿画在自家的门板上,村前的水泥地,甚至村头那棵又大又高的楝树杆上。打猪草时,我还用镰刀在地上画啊画,让那花儿开得满处都是。

“你画的是啥啊?”小伙伴们问。

我略一愣,随即脱口而出:“米花呀。”

“米花是什么花呀?”

“米花就是米花,可以防老鼠吃米呢!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。”

显然,小伙伴们被米花的神奇吸引了。他们与我一样,也忘了自己问的第一个问题:米花是什么花。

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。后来,高中、大学、工作、成家,有了孩子,我的心里塞满了生活的琐屑,米花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。那近二十年的时间,让生我养我的村子变成了故乡,让我们热热闹闹、团团围坐的8口人之家分枝散叶,变成7个小家庭。

那年三月,我去姜山中学听课,课后顺道回家看看父母。午

饭后,心里升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:母亲的米缸还有没有米花?揭开盖子,缸里黑不溜秋。凑近了细看,只小半缸米,却分明没有什么米花。

我不禁失望,随之却也明白:米已不再是父母的牵挂,父母的牵挂已转移到他们儿孙的身上。记得有一次我把女儿读小学三年级的几张毛笔字带给母亲看,母亲竟把那几张字在弄堂里挨家挨户地展过去。

母亲待人热情,她对来的客人说得最多的话,就是“饭吃眼去,饭吃眼去。”(宁波话,饭吃一点去)那时,家家困难,客人多不好意思留下吃饭。母亲自己留不住,就会轻轻地唤我:“阿常!”我知道母亲的意思,就立马蹲下身子,双手抱住客人的腿,一屁股坐在客人的脚背上。客人甩又不能甩,走又走不了,于是只得留下。

那时虽然粮食很紧张,但每至节日,母亲总会做精致的点心让我们解馋;清明节的

精团,端午节的粽子。有时听到弄堂口传来吆喝声,“糯米糖方糕啦——”,我就会让母亲仔细听。母亲自然明白我的意思,就放下针线活儿,去米缸舀出一升米让我去兑……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,如果她还健在的话,今年应该九十岁,我多想画一朵米花给母亲看,像儿时一样。

我不知那米花是什么花,儿时不知,现在依然不知。但那画在米上的花儿,却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花儿。

编者语

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,想和人分享,这里或许能找到“同类项”。

如果你对生活中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,借由我们转手,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。

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,一点点也没关系,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。不论你桃李芬芳,还是初入教坛,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、学子的故事,我们愿意倾听。

散文、诗歌、影评、书评、随笔、杂文,甚至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,只要你愿意展示,我们乐意给予舞台。

征集邮箱:xiandajinbao2@qq.com(标题上请备注“副刊”字样),请写上学校、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,以便我们联系。